撵不上的电话时代

□尹红岩(河南鲁山)

说起手机,现在没有人不熟悉它,上至耄耋老人,下到两三岁的孩子。当然,想起缺电话、没手机的年月,说起我们自己使用电话的经历,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

第一次接触电话是1996年下半年,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。有一次,我有事需要找城里一个亲戚帮忙,因为以前很少联系,也不知道他家住在哪儿。后经多方打听,只得到她单位的一个电话号码,还是一个主机号加分机号的联合号码。我去请教同学,同学说这样的号码不好打,需要先打主机,然后主机接到后再转分机号。

学校宿舍旁边有个小卖部,里面有个收费的公用电话。可小卖部人来人往,我害怕第一次打电话闹笑话被别人看到,就一直站在小卖部门口等,等到没人的时候才走了进去。我拿着电话号码,小心翼翼地看着纸上的数字,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。也不知道是着急还是紧张,连拨了几次主机都没拨通。这时有两三个人也要打电话,老板见我未拨通还耽误别人,便不屑地说:"不会打就别打了,先让人家打。"我像做错事似的,满脸通红,放下电话撒腿就往宿舍跑。从那以后,我很少去那个小卖部买东西了。

1998年8月,毕业后的我到县里一家子弟学校当了老师。这里的条件稍微好一点,办公室基本都有电话。只不过除了校长办公室那部电话是可以拨打出去的,其他的电话都只能内线拨打,不能对外拨。即便是这样,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很满足,因为至少可以接电话嘛,再说总比没有强。那时候的工资少得实在可怜,要想安装一部属于自己的电话,估计不吃不喝也要攒一年的工资。我们这些单身老师,最常接的电话就是门岗的。每当有电话来,看门的大爷就会冲着办公楼扯起嗓子喊:"某某某,你的电话——"然后,就会听到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那时候,接电话也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,特别是处于恋爱期的人去接电话,大家都会热议一番,调侃一番,弄得接电话的人总是不好意思。

1998年,农村老家安电话的还很少,而我们家安装了一部。那时弟弟妹妹都在外打工,我又在外工作,父母非常牵挂。他们俩就决定安装一部电话,事先也没说,电话接通后,我才知道的。我问多少钱,老母亲心疼地说:"可不便宜,杂七杂八下来3000块钱。"后来,家里的电话成了宝贝。邻居亲戚们知道了,需要对外联系就会来我家打电话,有的不好意思,还非要留下一些电话费。因为打电话,还不时闹出这样那样的笑话。

2001年,亲戚送我一部旧摩托罗拉手机,通身磨损得不成样子,电池也不耐用。然而就是这么一部不起眼的手机,同事们都羡慕不已,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办公室问这问那,还拿着手机爱不释手地欣赏一番。后来我又接连用了两个二手手机:一个是波导,一个是诺基亚,都是朋友淘汰的。

到了2003年,手机技术发展迅速,品牌和功能逐渐多了起来。我和妻子决定买一部新的手机,最终我们选了一部绿色的摩托罗拉,还是彩屏的。对于这部新手机,每次使用我都小心翼翼,唯恐磕着碰着,唯恐力度过大把键按坏了。

再后来,开始流行智能手机,价格越来越便宜,款式越来越新颖,功能越来越齐全。我们家又先后使用过三星、诺基亚、TCL、华为等品牌的手机。至此,手机已经成了老百姓家里的寻常之物,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物件了。

而现在,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用手机打电话了,还可以用来视频、购物、拍照、付款、查资料等等,极其方便。

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段子:人类发明的什么东西最厉害?原子弹?错!是智能手机!因为智能手机把老东西都给干趴下了——干掉了电视机、电脑、手表、座机、照相机、收音机、手电筒、镜子、游戏机,还干掉了钱包、台历、挂历……

从城市到乡村,手机越来越普及,越来越智能,没有电话的时代便成了永久的回忆。

居延海美景 安希雅 摄

莫忘取悦自己

□马海霞(山东淄博)

大韩,我高中同学,上学时一直留短发,穿休闲装,不修边幅,行动风风火火,假小子一枚,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某中学教书,三十岁结婚,老公年龄小颜值高。

婚后第二年,大韩老公在市里开了家店,生意红红火火,还在市里买了房。我们替大韩捏把汗:姐夫事业有成,有钱有模样,大韩啊,你得抓紧捯饬,要温柔,要贤惠,对公婆要好,要将婆家变成自己的亲友团。

大韩果然画风突变,高跟鞋、套裙,还留起了长头发,说话也细语柔声了,甚至公婆要来市里和她一起住,她也一口答应。

以后的几年,同学大聚小聚,大韩都没时间参加:平日上课,下班后还要照顾家庭,休息日还要赶到老公店里帮忙照看生意。

前几天,同学从广州返乡,约我们宿舍姐妹聚一下,大韩终于答应出席。几年不见,她又恢复了短发、运动鞋、T恤衫,当年的假小子又回来了。只是白发让她显得特别苍老。

我从别人口中得知,大韩老公生意做大,小作坊升级为连锁店了,而且由市里开到了省城。席间,大家开始劝大韩,别以为结婚十几年,老夫老妻了婚姻就稳定,你得往年轻处打扮自己。大韩苦笑,打开了话匣子——

大韩这些年过得并不如意,婆婆是个奇葩,一哭二闹三上吊,说大韩欺负她,为此老公常和她吵架。压力之下,大韩患上了间歇性失忆,坐公交差点把女儿弄丢。去医院检查,医生说她得了抑郁症,吃了半年药,病轻了,胃却坏了。

大韩说,结婚这些年,她活得太累。抑郁症好了后,她想开了,在外租房子住,原来的房子让给公婆,惹不起,躲着走。

大韩说,她以前染发过敏,每染一次就得挂三天吊瓶,现在全白了也不染。

她说,现在只想取悦自己,怎么舒坦怎么活。她有正式工作,一月收入六千多元,够她和女儿生活了。

大韩的高嗓门又回来了:中年最大的收获是,懂得了幸福只能寄托在自己身上,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

致敬改革开放40年 我给鹰城写封信 征文

征稿启事

市图书馆、平顶山晚报即日起联合举办"致敬改革开放40年——我给鹰城写封信"主题征文活动。体裁以散文为主,字数2000字以内。内容围绕"我与鹰城"的故事展开,讲述自己在鹰城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经历,全面展示鹰城人建设家园的创业精神,讴歌改革开放40年鹰城取得的巨大成就,反映40年鹰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欢迎广大读者赐稿,稿件请发送至邮箱liuwenglenda@sina.com,请注明作者姓名、个人介绍及联系方式。

小历史 XIAO LISHI

356.建言有赏

公元631年,唐太宗下诏请群臣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。中郎将常何是个武官,没啥文化,暂住其家的客人马周为其写了二十余条建议。唐太宗阅后大感兴趣,召见常何问道:"你一个军人,咋会写出来这么有深度的东西?"常何实话实说:"是俺家客人马周写的。"皇上召马周进宫,任命为御史并赏绢三百匹。

357.主明臣直

有一次,唐太宗开罢朝会回到家里,愤愤然吼道:"会须杀此田舍翁(非把这个老农民杀了不可)!"长孙皇后问:"跟谁生气了?"唐太宗说:"魏徵这货总当着大臣的面让我下不来台。"皇后劝解说:"主明臣直。魏徵说话这么坦率,正说明你是个开明之君。这是应该祝贺的好事啊!"皇上静心一想,笑了。

358.遥望昭陵

唐贞观十年六月,唐太宗李世民的正妻长孙皇后病故,享年36岁,葬在昭陵(今陕西咸阳境内)。皇上思念爱妻,在皇宫专门建了一座高台,可以遥望昭陵。有一天,唐太宗请魏徵登台眺望昭陵。魏宰相说:"我看不见。"皇上忙着为宰相指示方位,魏徵说:"我咋会看不见?我是想让你多望望你爹的献陵(唐太祖李渊墓)。"

359.亲书碑文

唐贞观十七年(公元643年),宰相魏徵病故,享年63岁。唐太宗亲自书写碑文:"以铜为鉴,可正衣冠;以古为鉴,可知兴替;以人为鉴,可明得失。"此后不久,因大将军侯君集勾结太子李承乾企图谋反,唐太宗迁怒于侯君集的推荐人魏徵,令人毁了魏徵墓碑。唐朝远征军东征高丽失利,唐太宗想念起魏徵的好处,命人恢复墓碑。

360.高干子弟

刘墉(刘罗锅)并非布衣出身,是标准的高干子弟。其父刘统勋是乾隆时代的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。刘墉官至文华殿大学士,相当于副宰相,但恰逢和珅受宠,刘墉的能力无法施展,只好每日嘻嘻哈哈,但求无过。有一次,乾隆打算任命一位戴姓知府,但不甚满意,就征求刘墉的意见。刘墉含糊回答说:这人还行吧。遭皇上翻脸斥责。 (老白)

本报地址: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: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: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:002 邮编:467002 零售价:每份0.80元 电话:编采中心4973527
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:1:50 印完:4:20